



一二八開北避難追憶

方叔遠

余自遜清之季，應商務印書館之招，編輯字典辭源。因字書之性質，

非倉卒可以成書，而補罅訂正，尤不易結束，不覺忽忽二十餘年。因辦事

地點之利便及經濟上之限制，多數同人大半皆僑居開北，余亦安居於

此者垂二十年，不啻第二故鄉。憶余初居開北時，除商務印書館左近有

市屋數十幢外，餘皆曠地。因商務印書館事業日益擴大，而市廛亦日興，

迄於近年，遂成鬧市。在事變未發生前，即有日人將不甘心於商務印書

館之傳說，其致謠之說有二。一因商務印書館於民元收回日股，二則教

科書頗有排日之宣傳，故遭日人之忌嫉。此稍有世界人類常識者，當必

不信此無稽之譚。而友人中日本通者，則謂日人久欲得開北為租借地，

又以彼國陸軍以不戰而得遼東，海軍中人，不甘示弱，亟欲起而爭功。故

此次開北不免有意外之事變，似亦非經國之常軌。而我國對外素軟弱，

不爭幅員巨大之東三省，而爭此彈丸之開北，謂將起劇烈之戰爭，亦殊

不足令人置信者。迺颶風起於萍末，一一揣想妄擬之恐怖，遂成事實。不

獨商務印書館在開北一切文化設施均燬於日機之炸彈，而開北全部

俱成瓦礫之場，重回二十年前之荒區。余一一目視其建設者，又一一目

視其毀滅。余編纂字書之事業，亦遂與開北同其終始。今此事變又二年，當日轉徙流離之景況，尙能就記憶所及，拉雜書之。

余之初寓開北，自民國元年始。此二十年中，國內戰爭屢作，上海左

近，亦時起紛擾。每次事變，開北居民大致皆率眷屬攜細軟避居於租界，

仰帝國主義者之鼻息，受租界二房東之措勒，同時為愛國志士所訕笑。

如民二之二次革命，民十三之齊盧戰爭等，余亦屢嘗避地之苦，金錢損

失不足計，最甚者精神之屈辱，往往事後無以自解。至十五年，國民革命

軍北伐抵滬，與北方軍閥戰爭，開北適當要衝。其時館中同事與工人聯

合，首先發難與北軍抵抗，以待革命軍之至。國中志士，方高唱打倒帝國

主義，余雖文弱，不能執槍械預於戰役，亦無顏再避入帝國主義所佔有

之租界而受其保護。遂與家人約，決計不遷。時所居即一二八役被燬之

香山路兩宜里第一家，適當湖州會館及北火車站之間，為兩方交戰之

中心。午夜與子女輩登三樓觀燬火往來，了不覺所居境地之危險。如是

者數日，街衢間積尸載道，毗連里巷亦有中彈火起者，而所居幸獲全。雖

飽受驚慌，而精神上大為愉快，益覺避居租界之無謂及可恥。此即一二

94354 八役陷身礮火幾至不能出險之前因。

當一二八事變之前，余適以事回里，至二十六晚始抵滬。時交涉正緊張間，兩方相持有決裂之謠傳，里巷中有紛紛遷避者。二十七日晨，至商務編譯所。人數雖少，尙照常工作，與周君越然等修談甯死不移家之主張。嗣同人逐漸減少，而頗有和緩空氣。聞市政府已有允屈辱條件之意，戰禍當不至驟發。午間歸餐，寶山路一帶移居者益衆。飯後再至編譯所，已闕其無人，遂踽踽歸。時十九路軍之在閘北者，以湖州會館爲駐所，其軍事長官所寓，距余家不數武。兩宜里街口爲最後防線，方向近人家徵集桌椅條凳及被絮等，以代戰壕。而中央軍事長官爲避免戰事，屢電十九路軍使撤退，兵士負行裝預備出發矣。旋又重回防線，但意態蕭閑，無緊張之狀。余爲鎮定家中心計，集子女輩作葉子戲以自遣。閉戶不出，免見閭閻紛擾之狀。時長女于供職上海特區高等法院第三分院，與婿李丹僦居法租界金神父路金谷村。同居法婦與左隣日本婦人相善，來告伊夫已被徵入隊，今晚戰事必發生。于得訊，立雇一汽車來余家。以吾母年垂八旬，內子亦素患心臟病，不能受驚，力勸暫避，因同車至其家。餘人以車小，且其家止一室，不能容多人，遂仍留閘北。余以老母既出，益覺心安。其後據述此汽車出閘北，爲最後之一乘，後此寶山路與租界交通遂斷。余與兒女輩在家，仍繼續作葉子戲。依往例九時就寢，睡未幾而槍擊作，斷續者數次，間以礮聲。未幾飛機聲軋軋然在屋頂盤旋，並時放發光彈以偵察十九路軍所在。兒女輩多驚起至高處瞭望，余以午夜

起亦不能出門，仍酣臥至曉。天光纔曙，轟炸機遂擲彈，炸聲大作。先以湖州會館爲目標，同時商務印書館左近亦被炸者數家。登三樓遠眺，東方圖書館尙矗立無恙也。余等正擬進早餐，而巨聲作，烟塵大起。探視知里門對面之小肆，已被炸兩家。其目的本在余家里門口之防禦隊而稍偏丈許耳。被炸家之鄰人，有來余家暫避者。兒女輩更發被褥備鋪三樓地板，莫炮彈不至遽下。旋覺此僅能禦槍彈耳，殊非長策，而戰事益亟，敵飛機屢擲礮彈爲延燒市房計，各里已有着火者，余等迺擬向野外空曠處暫避。路人相告，租界四周已絕往來，而新閘橋左近尙有舟可渡。余以老母在外，必憶念家中人，以爲俱成灰燼矣。爲告慰老人計，不能不急圖出險，無暇再唱高調與帝國主義之租界絕交。迺分家人爲二隊，令次女安偕其同學雷女士率幼小兒女輩先行。余與同居張君及長次兩兒在家稍事收拾，並封閉門戶。在飛機威脅下突出，擬步行至新閘橋，經過湖州會館，房屋已摧毀過半。再前進里許，出巨金尙有洋車可僱，迺以每車一元僱至新閘橋，又以每人兩元得登渡舟。時飛機在頂上摩旋，正揮肥而噬。以舟近租界，未敢擲彈。新閘橋南岸，因與華界毗連，皆密布鐵網，不能登岸。舟東行泊新坵坡橋北岸，理已達租界，而租界中華捕乃不允登岸。是時蘇州河交通並未中斷，蘇杭小輪仍逐日往來，民船停泊者尤衆。乃不允舟中人登岸，殊無理由。而華捕持槍相向，謂係得洋人命，雖爭辨無效。相持良久，避難者轉輾移入他舟由間道登岸，舟中人數漸漸減少，最後止剩余家五六口。華捕亦覺得無如臨大敵之必要，余始得挈兒

女輩得聞以登。迺適至老垃圾橋北口，適與安女等一組相遇。據述其渡河景況，更爲艱險，因所攜皆十齡左右之小孩，不敢涉仄狹之橋板，又勢不能中止。避難者不顧一切，盪湧登舟，舟小人衆，幾至傾覆。水盈半舟，持舟者驚惶失措，號哭呼援。兒女等皆大愕，以爲暫離火窟者，又將入水宮矣。幸途徑至邇，雖漏舟亦得達岸。又連經波折始與余等遇，如慶更生。迺合隊前進。時租界當局有止保蘇州河以南之主張。余等雖入租界，尙不易達到蘇州河南岸，因各橋均有洋兵把守，許出而不許入。惟電車尙通，又擁擠無法可上。更相持至數刻鐘，適得隨電車過橋之便闖入，始達安全地帶。亟雇車奔至金谷村與老母等相見。幸老母耳聾，不甚聞槍礮聲，不知戰事之激烈。余妻及長女等則終宵在曬臺望闌北火光，愁慘視余等身當其境者更增百倍也。計余等自九時餘在香山路出發，到達金谷村已五時，在平時不過半小時可達。自香山路至河南路口趁五路公共汽車直接法租界二十一路車達金谷村，共須銅元五六十枚。今費時至七八小時，一家十餘口，共費四十餘元，相去不啻百倍矣。在余等轉徙途中時，無暇問闌北戰事。喘息甫定，登屋頂北望，止見烟霧彌漫，槍礮聲益激烈，途中遍地皆紙燼，檢視尙顯出字迹，皆商務未裝訂之印紙，知總廠必已被燬。余等初出時，不敢定能出險，除隨身衣服外，一切均未攜帶。余僅持手電筒一個，花生米一裹，舉家哄爲笑譚。其實彼時本擬至曠野處暫避，豈能攜帶箱籠等物。既途中慌亂，攜物轉生危險，故決計一切不帶。及抵金谷村，一室中驟增十餘人，勢所不容，并乏被褥等以度夜。老友四

川黃君居亞爾培路步高里，已數度刺余等消息。比聞余出，適驚喜，兩來相視，並有餘室可暫住，因分家屬之半居其家。乃得食宿之所。次晨至商務發行所探詢消息，得與諸同人遇，各述當時出險狀況，均極顛沛，尙多未知蹤跡者。並聞總館已有一部分被燬，東方圖書館及編譯所尙無被燬之消息。未幾亦以起火聞。如是者累日，已徵實商務總廠及東方圖書館被燬之消息。編譯所本與圖書館毗連，當然無幸，而諸同人則漸皆出險。自北四川路出者，因在日本勢力範圍內，備受日人留難，至有被兇毆者。有人於日人處刺得消息，謂日兵對以前留東學生，最爲疑忌。同事周君家，被搜求至數次，幸本人已先出。其餘凡家中藏有抗日書籍文字者，每遭不幸。同事在寶山路者，以杜亞泉先生最後出，所歷艱辛，較余等爲尤甚。友人李亮恭，家居江灣路三三三，在日本兵營後。李君適以事赴甯家中，惟病廢寸步不能行之老母，並弱息數人。估計萬無出險理，亦遂安居不動。嗣日軍爲掃除障礙計，將其前後屋均焚去，勢不能不突圍而出，爲日人俘虜，令背身排立，作將槍斃狀，亦共聽之。旋日兵覺婦孺無槍斃必要，迺放使行，而謂同獲之兩工友必非善類，李君眷屬爲之緩頰，認爲家中僱傭，亦遂得免。而李君老母則藉二工友之力，背負以行，經江灣至大場，宿戚友家。次日更雇小車得至南翔返錫。而李君在甯聞耗，亟乘車返滬，探問家族消息。自南翔下車，經真茹，沿途皆十九路軍防地，疑爲奸宄，縛至軍部。適遇軍部祕書爲舊友，迺得諒解，並予通行證照，俾得前進，沿途探訪，而三三三一帶，爲日人防線，竟無由達。來余處及其他友人探

94356 問。均無音問。久之始有消息自錫來。所遭一切，均問不容髮。此皆事後所聞。當日避難諸友之軼聞也。余以戰事非旦夕可了，租界中亦時有謠言，

恐日軍圍擾滬南，則離法租界至滬。且編譯所已被燬，一時無復業望。余眷口較多，久居滬上，恐有斷炊之慮。時蘇杭各輪，尚逐日開行。乃決計先遣家屬返蘇，藉輕負擔。奔走數日，始以重價定得招商內河輪局一小房艙，全家十餘人均集於內。余與長女夫婦等留滬靜待時變。並退金谷村賃屋，合居於步高里，以節經費，為持久之計。每夜與黃氏昆仲登屋頂瞭望，戰事日益激烈，炮火聲終夜不絕。其時我軍尚佔優勢，每日早晚號外戰報，時有好消息傳來，精神亦頗覺愉快，不復計及物質上之損失。最後至十九路軍將退，而市上忽爆竹大鳴，作慶祝狀，舉傳日本大將白川戰死，明知其言無稽，亦姑聊用自慰。其實死者係別一軍官，日本僑民均下半旗誌哀，故以此致訛。說者謂其後白川等終被炸死，此殆其先兆歟。

當戰事之初發也，係留滬日本浪人及海軍陸戰隊所釀成。彼以一八之往事例之，以為數小時可以全據開北，不致在租界左近作戰。故租界當局亦不加以阻止。其時十九路軍亦未積極備戰，據聞最初在前敵者不過數百人，並預備後退矣。及戰事在天通庵車站猝發，勢難中止，遂奮力抵抗。而日本在滬之海軍陸戰隊幾至全覆，覆成騎虎之勢。因大發陸軍至滬，戰事遂益擴大。國際間知調停無望，適以慈善團名義約兩方停戰四小時，以救濟婦孺。余亦思藉此一覘開北狀況，設屋未被燬者，或尚有長物可攜。因與張君編走各汽車行，均無卡車可僱。一則日人向

無信義，能否實行停戰，不敢置信。二則卡車至開北，慮為軍隊拉夫，則人而不得出。最後得熟人介紹，至戈登路最北端一家，向為十九路軍運送軍需，或敢前往。時將午夜，始得覓到，費盡唇舌，纔允為備一車。當晚就近在友人處宿，黎明即起。適隔宿為日本令節，終夜無槍礮聲，空氣似較和緩。至戈登路久待，而駕車者始至。乃與張君及同事章梅先喬梓合乘向開北進發。車由兆豐公園經曹家渡入中山路以達兩宜里，沿途殘破之房屋，觸目皆是，以為此來為徒然矣。及抵里門，而余家完好如故。啓鑰入門，如余等初離家時，未動一草一木。因余家適在里口第一家，十九路軍防線即布於是，故無人敢撬門而入。視防線上兵士，在四圍殘毀房屋中，仍安詳如往日。雖至近之民家，亦不稍涉足於內。足徵軍紀之佳而又老於戰陣也。維時間至促，並預約稍留餘時餘地為章君搬運物件。迺擇要略攜箱籠被褥等，未敢久留，即駛車至天通庵路章君家。駛車者以彼處逼近前線，堅不敢往。強之再三始駛至較近處。余步行至章君家，不見有人，遂駛車而西，中途適與章君等遇。蓋因久待恐過時，亟雇洋車數乘載物先行。因將各物併入卡車，急駛而出。回抵步高里，僅九時左右，距停戰時間尚有兩三小時，駛車者謂可再往。余精力已疲，意謂設如十九路軍不退者，余家當無恙，後此或有機會可再往也。詎意自此以後，戰事益烈，排礮之聲，無稍間斷，十九路軍於三月初復退，而余家亦同時遂成灰燼矣。日人傾全國之師，來爭此彈丸之開北。激戰至一月以上，雖獲如願，亦頗得不償失。迨淞滬停戰協約告成，余使人往覘余家，已全焚燬，亦遂絕

跡不往；而二十年來在閩北生活之歷史，至此告一段落。

當余之遭眷回蘇也，以滬上非失業之人可以久居，且逼近戰區，流彈飛機，在在可虞。且日人素無忌憚，即租界亦難保無萬一之虞。其後日軍果有假道法租界至南市之要求，幸未成事實。而一夕數驚，使人不能安居。蘇州雖亦非安全之區，然安能盡全國之人皆託庇於租界耶？但蘇滬航線，殊不安靜。湖匪利用此機會以圖劫掠，往往有失事者。余眷屬回蘇，在舟中僅得立足地，老幼均極困頓，中夜航行迷途，不能前進，同舟均疑為盜劫，驚慌萬狀。幸天曙後得人引導，始安抵蘇，而先發一輪，則果以被盜聞，則此輪轉以迷途而得免。抵蘇以後，家居常熟之舅氏，又飭人迎吾母至虞；以該地僻小，且不在京滬路線左近，或比較安全。及十九軍一退，瀏河失守，戰事竟逼近常熟，蘇州亦遭日機威脅，不能甯居。因轉車赴常，並遣長兒等至虞迎老母，又中途相左，蓋舅氏即先一日遣人護送至常矣。其時長女子及婿李丹已由滬到甯有所就，全眷亦遂由常至甯，仍趁江輪回滬。舉家皆爭託余「團團轉」之政策，余亦啞然無以自解。幸老母以垂八之年，經此奔波艱辛，尙康健無恙，至足慰焉。停戰以後，余亦以事至甯，遂迎眷集居，迺與上海告別。

計是役余家所受損失，凡二十餘年來銖積寸累一切資生之具，及祖遺之書籍等，均遭焚燬。其他金錢上損失，尤屬不貲。此皆物質上之損失。凡屬商務同人，大致同受此厄，而在閩北置有房產如周君、越然莊、君百、俞等，則損失更鉅，如余者殊不足道。而所最痛惜者，二十餘年收集關

於編輯字書之材料，凡十餘巨篋，俱付之一炬，則為莫大之損失。因余自清季與陸燁士先生等擔任編輯字書，其時自康熙字典出版後，王氏以字貫受禍，故終清之世，無人敢編字典。至清季始有蒙學識字課本等出版，漸知康熙字典不適於一般人之應用，而社會上亦應用字典者甚夥。蓋以分部之不易檢查，反切之無人了解，冊數既多，尤不易攜帶，故學者多放棄此識字之工具。余等迺擬擬作一小本字典以為嘗試。民元新字典出版，備受社會歡迎，銷數甚巨。余等忽然自失，覺其中紕繆滋多，殊無以對社會。民四辭源出版以後，迺思根本改革重編大字典，而一切中小字典，均有所根據。未幾陸先生以目眚去職，余繼續負此重任，先以收集參考材料入手。其時適購得某氏說文彙纂殘稿，為之補苴，其中書所收至廣，頗有為後來丁氏之書所未備者。關於字形，自龜甲文大小篆以迄隸草真行等，就次彙列，乃益發隸楷碑誌拓本，藉以較正隸辨之訛誤，及楷法溯源所未備。關於字義，備列各家之說而定其一是；關於字音，自有清一代所攷定之古音切雜以次之今韻中原音韻，以迄現在國語一系之北音，亦彙其變遷。訂正辭源並增補，冀合為一巨著。乃與馬君、涯民等定義例製樣本，以就正於當代學者，頗得有識者之同情。今一切摧毀之，十餘年精力，胥成泡影矣。又自民十以來，與吳稚暉大推行國語，屢次以商務印書館名義辦理國語傳習所，國語師範學校，函授學社，平民夜校等，冀利用為普及教育之工具，而收效甚微。近年從吳氏之計畫，擬從拚製土音入手，一則可以直達民間，二則教員無須外求。最近蘇俄普及教

育之計畫，傳者謂所用不同之文字語言凡二百數十種，其成效可知也。

一方面由吳先生督促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製成各地應用之注音字母，余乃集合各地同志，編製各地注音教本，同音字彙，民衆讀本等，爲教學之工具。如蘇州常州無錫寧波温州福建之福州廈門廣東之廣州潮

州等處均規畫粗具。蘇州張仲仁先生，在穹窿山善人橋組織新村，改良教育，亟待余書之出，首先試用，方冀各地推行，爲民衆得一識字捷徑，而間接亦可統一國音之助。此余最近兩年來所處心積慮以進行者，今遭此打擊，遂成廣陵散，此豈僅個人之損失可比耶！

美國之消滅生殖機能潮

美國密雪根州曾於一九一九年頒佈法律，准許醫生於必要時，得消滅病人之生殖機能。近來因梵納府神經衰弱症養育院及米雪根州立各醫院，消滅生殖機能者，爲數甚夥，故當局現已開始調查。一般人詆責各醫院主任，謂多未得病人同意，擅自施用手術，甚且誘令病人父母簽字，准許消滅其子女之生殖機能，僞稱所簽者，爲其子女出院之請求書云。梵納府養育院內，有自十六歲至二十歲之男孩十四人，女孩四十七人，被消滅生殖機能。在拉波爾地方之密雪根州立養育院，則有男孩一百九十七人，女孩六百四十五人，被消滅生殖機能。經施用手術者，女孩往往多於男孩，關係因女子對於社會之性的危險，較多於男子之故。據各醫院職員宣稱，彼等常向病人父母，指陳施用手術之必要，蓋凡施行消滅生殖機能手術者，均屬特關緊要之病症，如性慾過旺症等。